

萧红短篇小说集



以下是关于《萧红短篇小说集》及萧红的介绍：### 《萧红短篇小说集》 - **内容构成**：《萧红短篇小说集》一般收录了萧红不同时期创作的众多短篇小说，如《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叶子》《渺茫中》《出嫁...》等。这些作品涵盖了多种主题和风格，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萧红的创作才华和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 **艺术特色** - **散文化的结构**：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格式，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片断或生活场景，形成自然

萧红

目 录

- 1 目录
- 2 弃儿
- 3 小黑狗
- 4 广告副手
- 5 中秋节
- 6 烦扰的一日
- 7 破落之街
- 8 夏夜
- 9 蹲在洋车上
- 10 镀金的学说
- 11 小六
- 12 过夜
- 13 欧罗巴旅馆
- 14 雪天
- 15 他去追求职业
- 16 家庭教师
- 17 来客
- 18 提篮者
- 19 饿
- 20 搬家
- 21 最末的一块木样
- 22 黑“列巴”和白盐
- 23 度日
- 24 飞雪
- 25 他的上唇挂霜了
- 26 当铺
- 27 借
- 28 买皮帽
- 29 广告员的梦想
- 30 新识
- 31 “牵牛房”
- 32 十元钞票
- 33 同命运的小鱼
- 34 几个欢快的日子

- 35 女教师
- 36 春意挂上了树梢
- 37 小偷、车夫和老头
- 38 公园
- 39 夏夜
- 40 家庭教师是强盗
- 41 册子
- 42 剧团
- 43 白面孔
- 44 又是冬天
- 45 门前的黑影
- 46 决意
- 47 一个南方的姑娘
- 48 生人
- 49 又是春天
- 50 患病
- 51 十三天
- 52 拍卖家具
- 53 最后的一个星期
- 54 三个无聊人
- 55 祖父死了的时候
- 56 初冬
- 57 访问
- 58 索非亚的愁苦
- 59 孤独的生活
- 60 长白山的血迹
- 61 女子装饰的心理
- 62 感情的碎片
- 63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 64 来信
- 65 天空的点缀
- 66 失眠之夜
- 67 鲁迅先生记(一)
- 68 鲁迅先生记(二)
- 69 逝者已矣
- 70 火线外(两章)

- 71 八月之日记一
- 72 八月之日记二
- 73 两种感想
- 74 一条铁路底完成
- 75 一九二九底愚昧
- 76 《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 77 记鹿地夫妇
- 78 无题
- 79 寄东北流亡者
- 80 我之读世界语
- 81 牙粉医病法
- 82 滑竿
- 83 林小二
- 84 长安寺
- 85 放火者
- 86 茶食店
- 87 鲁迅先生生活散记 ——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
- 88 鲁迅先生生活忆略
- 89 记我们的导师 ——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
- 90 《大地的女儿》 ——史沫特烈(莱)作
- 91 回忆鲁迅先生
- 92 骨架与灵魂
- 93 萧红年表

目录

1. 弃儿
2. 小黑狗
3. 广告副手
4. 中秋节
5. 烦扰的一日
6. 破落之街
7. 夏夜
8. 蹲在洋车上
9. 镀金的学说
10. 小六
11. 过夜
12. 欧罗巴旅馆
13. 雪天
14. 他去追求职业
15. 家庭教师
16. 来客
17. 提篮者
18. 饿
19. 搬家
20. 最末的一块木料
21. 黑“列巴”和白盐
22. 度日
23. 飞雪
24. 他的上唇挂霜了
25. 当铺
26. 借
27. 买皮帽
28. 广告员的梦想
29. 新识
30. “牵牛房”
31. 十元钞票
32. 同命运的小鱼
33. 几个欢快的日子
34. 女教师
35. 春意挂上了树梢
36. 小偷、车夫和老头
37. 公园
38. 家庭教师是强盗
39. 册子
40. 剧团
41. 白面孔
42. 又是冬天
43. 门前的黑影
44. 决意
45. 一个南方的姑娘
46. 生人
47. 又是春天
48. 患病

49. 十三天
50. 拍卖家具
51. 最后的一个星期
52. 三个无聊人
53. 祖父死了的时候
54. 初冬
55. 访问
56. 索非亚的愁苦
57. 孤独的生活
58. 长白山的血迹
59. 女子装饰的心理
60. 感情的碎片
61.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62. 来信
63. 天空的点缀
64. 失眠之夜
65. 鲁迅先生记(一)
66. 鲁迅先生记(二)
67. 逝者已矣
68. 火线外(两章)
69. 八月之日记一
70. 八月之日记二
71. 两种感想
72. 一条铁路底完成
73. 一九二九底愚昧
74. 《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75. 记鹿地夫妇
76. 无题
77. 寄东北流亡者
78. 我之读世界语
79. 牙粉医病法
80. 滑竿
81. 林小二
82. 长安寺
83. 放火者
84. 茶食店
85. 鲁迅先生生活散记 ——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
86. 鲁迅先生生活忆略
87. 记我们的导师 ——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
88.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烈(莱)作
89. 回忆鲁迅先生
90. 骨架与灵魂
91. 萧红年表

弃儿

—

水就像远天一样，没有边际地漂漾着，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动。大人、小孩和包裹青绿颜色，安静的不慌忙的小船朝向同一的方向走去，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肚子凸得馒头般的女人，独自地在窗口望着。她的眼睛就如块黑炭，不能发光，又暗淡，又无光，嘴张着，胳膊横在窗沿上，没有目的地望着。

有人打门，什么人将走进来呢？那脸色苍苍，好像盛满面粉的布袋一样，被人挪了进来的一个面影。这个人开始谈话了：“你倒是怎么样呢？才几个钟头水就涨得这样高，你不看见？一定得有条办法，太不成事了，七个月了，共欠了四百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当然要向女人算账……现在一定不能再没有办法了。”正一正帽头，抖一抖衣袖，他的衣裳又像一条被倒空了的布袋，平板的，没有皱纹，只是眼眉往高处抬了抬。

女人带着她的肚子，同样地脸上没有表情，嘴唇动了动：“明天就有办法。”她望着店主脚在衣襟下迈着八字形的步子，鸭子样地走出屋门去。

她的肚子不像馒头，简直是小盆被扣在她肚皮上，虽是长衫怎样宽大，小盆还是分明地显露着。倒在床上，她的肚子也被带到床上，望着棚顶，由马路间小河水反照在水面，不定形地乱摇，又夹着从窗口不时冲进来嘈杂的声音。什么包袱落水啦！孩子掉下阴沟啦！接续的，连绵的，这种声音不断起来，这种声音对她似两堵南北不同方向立着的墙壁一样，中间没有连锁。

“我怎么办呢？没有家，没有朋友，我走向哪里去呢？只有一个新认识的人，他也是没有家呵！外面的水又这样大，那个狗东西又来要房费，我没有……”她似乎非想下去不可，像外边的大水一样，不可抑止地想：“初来这里还是飞着雪的时候，现在是落雨的时候了。刚来这里肚子是平平的，现在却变得这样了……”她用手摸着肚子，仰望天棚的水影，被褥间汗油的气味，在发散着。

1. 二

天黑了，旅馆的主人和客人都纷搅地提着箱子，拉着小孩走了。就是昨天早晨楼下为了避水而搬到楼上的人们，也都走了。骚乱的声音也跟随地走了。这里只是空空的楼房，一间挨着一间关着门，门里的帘子默默地静静地长长地垂着，从嵌着玻璃的地方透出来。只有楼下的一家小贩，一个旅馆的杂役和一个病了的女人男人伴着她留在这里。满楼的窗子散乱地开张和关闭，地板上的尘土地毯似的摊着。这里荒凉得就如兵已开走的营垒，什么全是散散乱乱得可

2. 怜。

水的稀薄的气味在空中流荡，沉静的黄昏在空中流荡，不知谁家的小猪被丢在这里，在水中哭喊着绝望的来往的尖叫。水在它的身边一个连环跟着一个连环地转，猪被围在水的连环里，就如一头苍蝇或是一头蚊虫被绕入蜘蛛的网丝似的，越挣扎，越感觉网丝是无边际的大。小猪横卧在板排上，它只当遇了救，安静的，眼睛在放希望的光。猪眼睛

3. 流出希望的光和人们想吃猪肉的希望绞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不可知的绳。

4. 猪被运到那边的一家屋子里去。

5. 黄昏慢慢的耗，耗向黑沉沉的像山谷，像壑沟一样的夜里去。两侧楼房高大空间就是峭壁，这里的水就是山涧。

依着窗口的女人，每日她烦得像数着发丝一般的心，现在都躲开她了，被这里的深山给吓跑了。方才眼望着小猪被运走的事，现在也不占着她的心了，只觉得背上有些阴冷。当她踏着地板的尘土走进单身房的时候，她的腿便是用两条

6. 木做的假腿，不然就是别人的腿强接在自己的身上，没有感觉，不方便。

7. 整夜她都是听到街上的水流唱着胜利的歌。

8.

9.

10.

11. 三

每天在马路上乘着车的人们现在是改乘船了。马路变成小河，空气变成蓝色，而脆弱的洋车夫们往日他是拖着车，现在是在拖船。他们流下的汗水不是同往日一样吗？带有咸脊和酸笨重的气味。

松花江决堤三天了，满街行走大船和小船，用箱子当船的也有，用板子当船的也有，许多救济船在嚷，手中摇摆黄色旗子。

住在二屋楼上那个女人，被只船载着经过几条狭窄的用楼房砌成河岸的小河，开始向无际闪着金色光波的大海奔去。她呼吸着这无际的空气，她第一次与室窗以外的太阳接触。江堤沉落到水底去了，沿路的小房将睡在水底，人们在房顶蹲着。小汽船江鹰般地飞来了，又飞过去了，留下排成蛇阵的弯弯曲曲的波浪在翻卷。那个女人的小船行近波浪，船沿和波浪相接触着摩擦着。船在浪中打转，全船的人脸上没有颜色的惊恐，她尖叫了一声，跳起来，想要离开这个漂荡的船，走上陆地去。但是陆地在哪里？

满船都坐着人，都坐着生疏的人。什么不生疏呢？她用两个惊恐、忧郁的眼睛，手指四张的手摸抚着突出来的自己的肚子。天空生疏，太阳生疏，水面吹来的风夹带水的气味，这种气味也生疏。只有自己的肚子接近，不辽远，但对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

那个波浪是过去了，她的手指还是四处张着，不能合拢——今夜将住在非家吗？为什么蓓力不来接我，走岔路了吗？

16. 假设方才翻倒过去不是什么全完了吗？也不用想这些了。

六七个月不到街面，她的眼睛缭乱，耳中的受音器也不服支配了，什么都不清楚。在她心里只感觉热闹。同时她也分明地考察对面驶来的每个船只，有没有来接她的蓓力，虽然她的眼睛是怎样缭乱。

18. 她嘴张着，眼睛瞪着，远天和太阳辽阔的照耀。

19.

20.

21.

22. 四

23. 一家楼梯间站着一个人，屋里抱小孩的老婆婆猜问着：你是芹吗？

芹开始同主妇谈着话，坐在圈椅间，她冬天的棉鞋，显然被那个主妇看得清楚呢。主妇开始说：“蓓力去伴你来看不见吗？那一定是走了岔路。”一条视线直迫着芹的全身而泻流过来，芹的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发汗，紧张、急躁，她暗恨自己为什么不迟来些，那就免得蓓力到那里连个影儿都不见，空虚地转了来。

芹到窗口吸些凉爽的空气，她破旧襟衫的襟角在缠着她的膝盖跳舞。当蓓力同芹登上细碎的月影在水池边绕着的时候，那已是当日的夜，公园里只有蚊虫嗡嗡地飞。他们相依着，前路似乎给蚊虫遮断了，冲穿蚊虫的阵，冲穿大树的林，经过两道桥梁，他们在亭子里坐下，影子相依在栏杆上。

高高的大树，树梢相结，像一个用纱制成的大伞，在遮着月亮。风吹来大伞摇摆，下面洒着细碎的月光，春天出游少女一般地疯狂呵！蓓力的心里和芹的心里都有一个同样的激动，并且这个激动又是同样的秘密。

27.

28.

29.

30. 五

芹住在旅馆孤独的心境，不知都被什么赶到什么地方了。就是蓓力昨夜整夜不睡的痛苦，也不知被什么赶到什么地方了？

他为了新识的爱人芹，痛苦了一夜，本想在决堤第二天就去接芹到非家来，他像一个破了的摇篮一样，什么也盛不住，衣袋里连一毛钱也没有。去当掉自己流着棉花的破被吗？哪里肯要呢？他开始把他最好的一件制服从床板底下拿出来，拍打着尘土。他想这回一定能当一元钱的，五角钱给她买吃的送去，剩下的五角伴她乘船出来用作船费，自己尽可不必坐船去，不是在太阳岛也学了几招游泳吗？现在真的有用。他腋挟着这件友人送给的旧制服，就如挟着珍珠似的，脸色兴奋。一家当铺的金字招牌，混杂着商店的招牌，饭馆的招牌。在这招牌的林里，他是认清哪一家是当铺了，他欢笑着，他的脸欢笑着。当铺门关了，人们嚷着正阳河开口了。回来倒在床上，床板硬得和一张石片。他恨自己了，昨天到芹那里去为什么把裤带子丢了。就是游泳着去，也不必把裤带子解下抛在路旁，为什么那样兴奋呢？蓓力心如此想，手就在腰间摸着新买的这条皮带。他把皮带抽下来，鞭打着自己。为什么要用去五角钱呢，只要有五角钱，用手提着裤子不也是可以把自己的爱人伴出来吗？整夜他都是在这块石片的床板上懊悔着。

33.

34.

35.

36. 六

他住在一家饭馆的后房，他看着棚顶在飞的蝇群，壁间爬走的潮虫，他听着烧菜铁勺的声音，前房食堂间酒盅声，舞女们伴着舞衣摩擦声，门外叫化子乞讨声，像箭一般地，像天空繁星一般地，穿过嵌着玻璃的窗子一棵棵地刺进蓓力的心去。他眼睛放射红光，半点不躲避。安静的蓓力不声响地接受着。他懦弱吗？他不知痛苦吗？天空在闪烁的繁

37. 星，都晓得蓓力是怎么存心的。

就像两个从前线退回来的兵士，一离开前线，前线的炮火也跟着离开了，蓓力和芹只顾坐在大伞下听风声和树叶的叹息。

蓓力的眼睛实在不能睁开了。为了躲避芹的觉察还几次地给自己作着掩护，说起得早一点，眼睛有些发花。芹像明白蓓力的用意一样，芹又给蓓力作着掩护的掩护：“那么我们回去睡觉吧。”

40. 公园门前横着小水沟，跳过水沟来斜对的那条街，就是非家了。他们向非家走去。

41.

42.

43.

44. 七

地面上旅行的两条长长的影子，在浸渐的消泯。就像两条刚被主人收留下的野狗一样，只是吃饭和睡觉才回到主人家里，其余尽是在街头跑着蹲着。

蓓力同他新识的爱人芹，在友人家中已是一个星期过了。这一个星期无声无味地飞过去。街口覆放着一只小船，他们整天坐在船板上。公园也被水淹没了，实在无处可去，左右的街巷也被水淹没了，他们两颗相爱的心也像有水在追赶着似的。一天比一天接近感到拥挤了。两颗心膨胀着，也正和松花江一样，想寻个决堤的出口冲出去。这不是想只是

46. 需要。

一天跟着一天寻找，可是左右布的密阵也一天天的，一天天的厚，两颗不得散步的心，只得在他们两个相合的手掌中狂跳着。

蓓力也不住在饭馆的后房了，同样是住在非家，他和芹也同样地离着。每天早起，不是蓓力到内房去推醒芹，就是芹早些起来，偷偷地用手指接触着蓓力的脚趾。他的脚每天都是抬到藤椅的扶手上面，弯弯的伸着。蓓力是专为芹来接触而预备着这个姿势吗？还是藤椅短放不开他的腿呢？他的脚被捏得作痛醒转来，身子就是一条弯着腰的长虾，从藤椅间钻了出来，藤椅就像一只虾笼似的被蓓力丢在那里了。他用手揉擦着眼睛，什么什么都不清楚，两只鸭子形的小脚，伏在地板上，也像被惊醒的鸭子般的不知方向。鱼白的天色，从玻璃窗透进来，朦胧地在窗帘上惶惶着睡眠。

芹的肚子越胀越大了！由一个小盆变成一个大盆，由一个不活动的物件，变成一个活动的物件，她在床上睡不着，蚊虫在她的腿上走着玩，肚子里的物件在肚皮里走着玩，她简直变成个大马戏场了，什么全在这个场面上耍起来。

下床去拖着那双瘦猫般的棉鞋，她到外房去，蓓力又照样地变作一条弯着腰的长虾，钻进虾笼去了。芹唤醒他，把腿给他看，芹腿上的小包都连成排了。若不是蚊虫咬的，一定会错认石阶上的苔藓，生在她的腿上了。蓓力用手抚摸着，眉头皱着，他又向她笑了笑，他的心是怎样的刺痛呵！芹全然不晓得这一个，以为蓓力是带着某种笑意向她煽动一样。她手指投过去，生在自己肚皮里的小物件也给忘掉了，只是示意一般的捏紧蓓力的脚趾，她心尽力的跳着。

内房里的英夫人拉着小荣到厨房去，小荣先看着这两个虾来了，大嚷着推给她妈妈看。英夫人的眼睛不知放出什么样的光，故意地问：“你们两个用手捏住脚，这是东洋式的握手礼还是西洋式的握手礼？”

52. 四岁的小荣姑娘也学起她妈妈的腔调，就像嘲笑而不似嘲笑的唱着：“这是东洋式的还是西洋式的呢？”

53. 芹和蓓力的眼睛，都像老虎的眼睛在照耀着。

蓓力的眼睛不知为了什么变成金刚石的了！又发光，又坚硬。芹近几天尽看到这样的眼睛，他们整天地跑着，一直跑了十多天了！有时他们打了个招呼走过去，一个短小的影子消失了。

55.

56.

57.

58. 八

晚间当芹和英夫人坐在屋里的时候，英夫人摇着头，脸上表演着不统一的笑，尽量的把声音委婉，向芹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白天被非看到芹和蓓力在中央大街走的事情。

芹和蓓力照样在街上绕了一周，蓓力还是和每天一样要挽着她跑。芹不知为了什么两条腿不愿意活动，心又不耐烦！两星期前住在旅馆的心情又将萌动起来，她心上的烟雾刚退去不久又像给罩上了。她手玩弄着蓓力的衣扣，眼睛垂着，头低下去：“我真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衣裳褴褛，就连在街上走的资格也没有了！”

61. 蓓力不明白这话是对谁发的，他迟钝而又灵巧地问：“怎么？”

芹在学话说：“英说——你们不要在街上走去，在家里可以随便，街上的人太多，很不好看呢！人家讲究着很不好呢。你们知道吗？在这街上我们认识许多朋友，谁都知道你们是住在我家的，假设你们若是不住在我家，好看与不好看，我都不管的。”芹在玩弄着衣扣。

蓓力的眼睛又在放射金刚石般的光，他的心就像被玩弄着的衣扣一样，在焦烦着。他把拳头捏得紧紧的，向着自己的
63. 头部打去。芹给他揉。蓓力的脸红了，他的心忏悔。

64. “富人穷人，穷人不许恋爱？”

65. 方才他们心中的焦烦退去了，坐在街头的木凳上。她若感到凉，只有一个方法，她把头埋在蓓力上衣的前襟里。
公园被水淹没以后，只有一个红灯在那个无人的地方自己燃烧。秋天的夜里，红灯在密结的树梢下面，树梢沉沉
66. 的，好像在静止的海上面发现了萤火虫似的，他们笑着，跳着，拍着手，每夜都是来向着这萤火虫在叫跳一回……

67. 她现在不拍手了，只是按着肚子，蓓力把她扶回去。当上楼梯的时候，她的眼泪被抛在黑暗里。

68.

69.

70.

71. 九

72. 非对芹和蓓力有点两样，上次英夫人的讲话，可以证明是非说的。

非搬走了，这里的房子留给他岳母住，被褥全拿走了。芹在土炕上，枕着包袱睡。在土炕上睡了仅仅两夜，她肚子疼
得厉害。她卧在土炕上，蓓力也不上街了，他蹲在地板上，下颏枕炕沿，守着她。这是两个雏鸽，两个被折了巢窠的
73. 雏鸽。只有这两个鸽子才会互相了解，真的帮助，因为饥寒迫在他们身上是同样的分量。

芹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在土炕上滚成个泥人了。蓓力没有戴帽子，跑下楼去，外边是落着阴冷的秋雨。两点钟过了蓓
力不见回来，芹在土炕上继续自己滚的工作。外边的雨落得大了。三点钟也过了，蓓力还是不回来，芹只想撕破自己
74. 的肚子，外面的雨声她听不到了。

75.

76.

77.

78. 十

蓓力在小树下跑，雨在天空跑，铺着石头的路，雨的线在上面翻飞，雨就像要把石头压碎似的，石头又非反抗到底不
79. 可。穿过一条街，又一条街，穿过一片雨又一片雨，他衣袋里仍然是空着，被雨淋得他就和水鸡同样。

走进大门了，他的心飞上楼去，在抚慰着芹，这是谁也看不见的事。芹野兽疯狂般的尖叫声，从窗口射下来，经过成
80. 排的雨线，压倒雨的响声，却实实在在，牢牢固固，箭般地插在蓓力的心上了。

蓓力带着这只箭追上楼去，他以为芹是完了，是在发着最后的嘶叫。芹肚子疼得半昏了，她无知觉地拉住蓓力的手，
81. 她在土炕抓的泥土，和蓓力带的雨水相合。

蓓力的脸色惨白，他又把方才向非借的一元车钱送芹入医院的影子想了一遍：“慢慢有办法，过几天，不忙。”他又
82. 想：“这是朋友应该说的话吗？我明白了，我和非经济不平等，不能算是朋友。”

83. 任是芹怎样嚎叫，他最终离开她下楼去，雨是淘天地落下来。

84.

85.

86.

87. 十一

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成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痛得稍轻些，她爬下地来，想喝一杯水。茶杯刚
拿在手里，又痛得不能耐了，杯子摔在地板上。杯子碎了，那个黄脸大眼睛非的岳母跟着声响走进来，嘴里罗嗦着：
88. “也太不成样子了，我们这里倒不是开的旅馆，随便谁都住在这里。”

芹听不清谁在说话，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
89. 样。她流着汗，也流着泪。

90.

91.

92.

93. 十二

芹像鬼一个样，在马车上囚着，经过公园，经过公园的马戏场，走黑暗的途径。蓓力紧抱住她。现在她对蓓力只有厌
烦，对于街上的每个行人都只有厌烦，她扯着头发，在蓓力的怀中挣扎。她恨不能一步飞到医院，但是，马却不愿意
前进，在水中一劲打旋转。蓓力开始惊惶，他说话的声音和平时两样：“这里的水特别深呵，走下阴沟去会危险。”
94. 他跳下水去，拉住马勒，在水里前进着。

95. 芹十分无能地卧在车里，好像一个龃龉的包袱或是一个垃圾箱。

96. 一幅沉痛的悲壮的受压迫的人物映画在明月下，在秋光里，渲染得更加悲壮，更加沉痛了。

97. 铁栅栏的门关着，门口没有电灯，黑森森的，大概医院是关了门了。蓓力前去敲门，芹的心希望和失望在绞跳着。

98.

99.

100.

101. 十三

马车又把她载回来了，又经过公园，又经过马戏场，芹肚子痛得像轻了一点。他看到马戏场的大象，笨重地在玩着自己的鼻子，分明清晰的她又有心思向蓓力寻话说：“你看见大象笨得多乖。”

蓓力一天没得吃饭，现在他看芹像小孩子似的开着心，他心里又是笑又是气。

车回到原处了，蓓力尽他所有借到的五角钱给了车夫。蓓力就像疾风暴雨里的白菜一样，风雨过了，他又扶着芹踏上楼梯，他心里想着得一月后才到日子吗？那时候一定能想法借到十五元住院费。蓓力才想起来给芹把破被子铺在炕上。她倒在被上，手指在整着蓬乱的头发。蓓力要脱下湿透的鞋子，吻了她一下，到外房去了。

又有一阵呻吟声蓓力听到了，赶到内房去，蓓力第一条视线射到芹的身上，芹的脸已是惨白得和铅锅一样。他明白她的肚子不痛是心理作用，尽力相信方才医生谈的，再过一个月那也说不准。

106.

107.

108.

109. 十四

他不借，也不打算，他明白现代的一切事情惟有蛮横，用不到讲道理，所以第二次他把芹送到医院的时候，虽然他没有住院费，芹结果是强住到医院里。

在三等产妇室，芹迷沉地睡了两天了，总是梦着马车在水里打转的事情。半夜醒来的时候，急得汗水染透了衾枕。她身体过于疲乏，精神也随之疲乏，对于什么事情都不大关心。对于蓓力，对于全世界的一切，全是一样，蓓力来时，坐在小凳上谈几句不关紧要的话。他一走，芹又合拢起眼睛来。

三天了，芹夜间不能睡着，奶子胀得硬，里面像盛满了什么似的，只听她嚷着奶子痛，但没听她询问过关于孩子的话。

产妇室里摆着五张大床，睡着三个产妇，那边空着五张小床。看护妇给推过一个来，靠近挨着窗口的那个产妇，又一个挨近别一个产妇。她们听到推小床的声音，把头露出被子外面，脸上都带着同样的不可抑止、新奇的笑容，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娃娃在床里睡着的小脸一样。她们并不向看护妇问一句话，怕羞似的脸红着，只是默默地在预备热情，期待她们亲手造成的小动物与自己第一次见面。

第三个床看护妇推向芹的方向走来，芹的心开始跳动，就像个意外的消息传了来。手在摇动：“不要！不……不要……我不要呀！”她的声音里母子之情就像一条不能折断的钢丝被她折断了，她满身在抖颤。

115.

116.

117.

118. 十五

119. 满墙泻着秋夜的月光，夜深，人静，只是隔壁小孩子在哭着。

孩子生下来哭了五天了，躺在冰凉的板床上，涨水后的蚊虫成群片地从气窗挤进来，在小孩的脸上身上爬行。他全身冰冰，他整天整夜的哭。冷吗？饿吗？生下来就没有妈妈的孩子谁去管她呢？

月光照了满墙，墙上闪着一个影子，影子抖颤着，芹挨下床去，脸伏在有月光的墙上——小宝宝，不要哭了妈妈不是来抱你吗？冻得这样冰呵，我可怜的孩子！

孩子咳嗽的声音，把芹伏在壁上的脸移动了，她跳上床去，她扯着自己的头发，用拳头痛打自己的头盖。真个自私的东西，成千成万的小孩在哭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成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呢？比小孩更有用的大人也都饿死了，自己也快饿死了，这都看不见，真是自私的东西！

睡熟的芹在梦里又活动着，芹梦着蓓力到床边抱起她，就跑了，跳过墙壁，院费也没交，孩子也不要了。听说后来小孩给院长当了丫环，被院长打死了。孩子在隔壁还是哭着，哭得时间太长了，那孩子作呕，芹被惊醒，慌张地迷惑地赶下床去。她以为院长在杀害她的孩子，只见影子在壁上一闪，她昏倒了。

秋天的夜在寂寞地流，每个房间泻着雪白的月光，墙壁这边地板上倒着妈妈的身体。那边的孩子在哭着妈妈，只隔一道墙壁，母子之情就永久相隔了。

125.

126.

127.

128. 十六

身穿白长衫三十多岁的女人，她黄脸上涂着白粉，粉下隐现黄黑的斑点，坐在芹的床沿。女人烦絮地向芹问些琐碎的话，别的产妇凄然地在静听。

芹一看见她们这种脸，就像针一样在突刺着自己的心。“请抱去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她把头用被蒙起，她再不能抑止，这是什么眼泪呢？在被里横流。

两个产妇受了感动似的也用手揉着眼睛，坐在床沿的女人说：“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我不能做这母子两离的事。”女人的身子扭了一扭。

芹像被什么人要挟似的，把头上的被掀开，面上笑着，眼泪和笑容凝结的笑着：“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

小孩子在隔壁睡，一点都不知道，亲生她的妈妈把她给别人了。

那个女人站起来到隔壁去了，看护妇向那个女人在讲，一面流泪：“小孩子生下来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得见，整天整夜地哭，喂他牛奶他不吃，他妈妈的奶胀得痛都挤扔了。唉，不知为什么，听说孩子的爸爸还很有钱呢！这个女人真怪，连有钱的丈夫都不愿嫁。”

那个女人同情着。看护妇说：“这小脸多么冷清，真是个生下来就招人可怜的孩子。”小孩子被她们摸索醒了，他的面贴到别人的手掌，以为是妈妈的手掌，他撒怨地哭了起来。

过了半个钟头，小孩子将来的妈妈，挟着红包袱满脸欢喜地踏上医院的石阶。

包袱里的小被褥给孩子包好，经过穿道，经过产妇室的门前，经过产妇室的妈妈，小孩跟着生人走了，走下石阶了。

产妇室里的妈妈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啊！

139.

140.

141.

142. 十七

当芹告诉蓓力孩子给人家抱去了的时候，她刚强的沉毅的眼睛把蓓力给怔住了，他只是安定地听着：“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当前的问题就是住院费。”

蓓力握紧芹的手，他想——芹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他的血在沸腾。

每天当蓓力走出医院时，庶务都是向他索院费，蓓力早就放下没有院费的决心了，所以他第二次又挟着那件制服到当铺去，预备芹出院的车钱。

他的制服早就被老鼠在床下给咬破了，现在就连这件可希望的制服，也没有希望了。

蓓力为了五角钱，开始奔波。

148.

149.

150.

151. 十八

芹住在医院快是三个星期了！同室的产妇，来一个住一个星期抱着小孩走了，现在仅留她一个人在产妇室里，院长不向她要院费了，只希望她出院好了。但是她出院没有车钱没有夹衣，最要紧的她没有钱租房子。

芹一个人住在产妇室里，整夜的幽静，只有她一个人享受窗上大树招摇细碎的月影，满墙走着，满地走着。她想起来母亲死去的时候，自己还是小孩子，睡在祖父的身旁，不也是看着夜里窗口的树影么？现在祖父走进坟墓去了，自己离家乡已三年了，时间一过什么事情都消灭了。

窗外的树风唱着幽静的曲子，芹听到隔院的鸡鸣声了。

155.

156.

157.

158. 十九

产妇们都是抱着小孩坐着汽车或是马车一个个出院了，现在芹也是出院了。她没有小孩也没有汽车，只有眼前的一条大街要她走，就像一片荒田要她开拔一样。

蓓力好像个助手似的在眼前引导着。

他们这一双影子，一双刚强的影子，又开始向人林里去迈进。

162.

163.

164.

165.

166.

2 弃儿

167.

168. 1933年4月18日哈尔滨

169. (本篇署名悄吟，首刊于1933年5月6日至17日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

小黑狗

像从前一样，大狗是睡在门前的木台上。望着这两只狗我沉默着。我自己知道又是想起我的小黑狗来了。

前两个月的一天早晨，我去倒脏水。在房后的角落处，房东的使女小钰蹲在那里。她的黄头发毛着，我记得清清的，她的衣扣还开着。我看见的是她的背面，所以我不能预测这是发生了什么！我斟酌着我的声音，还等我向她问，她的手已在颤抖，唔！她颤抖的小手上有个小狗在闭着眼睛，我问：

“哪里来的？”

“你来看吧！”

她说，我只看她毛蓬的头发摇了一下，手上又是一个小狗在闭着眼睛。

不仅一个两个，不能分清是几个，简直是一小堆。我也和孩子一样，和小钰一样欢喜着跑进屋去，在床边拉他的手：

“平森……啊，……喔喔……”

我的鞋底在地板上响，但我没说出一个字来，我的嘴废物似的啊喔着。他的眼睛瞪住，和我一样，我是为了欢喜，他是为了惊愕。最后我告诉了他，是房东的大狗生了小狗。

过了四天，别的一只母狗也生了小狗。

以后小狗都睁开眼睛了。我们天天玩着它们，又给小狗搬了个家，把它们都装进木箱里。

争吵就是这天发生的：小钰看见老狗把小狗吃掉一只，怕是那只老狗把它的小狗完全吃掉，所以不同意小狗和那个老狗同居，大家就抢夺着把余下的三个小狗也给装进木箱去，算是那只白花狗生的。

那个毛褪得稀疏、骨格突露、瘦得龙样似的老狗，追上来。白花狗仗着年轻不惧敌，哼吐着开仗的声音。平时这两条狗从不咬架，就连咬人也不会。现在凶恶极了，就像两条小熊在咬架一样。房东的男儿、女儿、听差、使女，又加我们两个，此时都没有用了。不能使两个狗分开。两个狗满院疯狂地拖跑。人也疯狂着。在人们吵闹的声音里，老狗的乳头脱掉一个，含在白花狗的嘴里。

人们算是把狗打开了。老狗再追去时，白花狗已经把乳头吐到地上，跳进木箱看护它的一群小狗去了。

脱掉乳头的老狗，血流着，痛得满院转走。木箱里它的三个小狗却拥挤着不是自己的妈妈，在安然地吃奶。

有一天，把个小狗抱进屋来放在桌上，它害怕，不能迈步，全身有些颤，我笑着像是得意，说：“平森，看小狗啊！”

他却相反，说道：

“哼！现在觉得小狗好玩，长大要饿死的时候，就无人管了。”

这话间接的可以了解。我笑着的脸被这话毁坏了，用我寞寞的手，把小狗送了出去。我心里有些不愿意，不愿意小狗将来饿死。可是我却没有什么，面向后窗，我看望后窗外的空地；这块空地没有阳光照过，四面立着的是有产阶级的高楼，几乎是和阳光绝了缘。不知什么时候，小狗是腐了，烂了，挤在木板下，左近有苍蝇飞着。我的心情完全神经质下去，好像躺在木板下的小狗就是我自己，像听着苍蝇在自己已死的尸体上寻食一样。

平森走过来，我怕又要证实他方才的话。我假装无事，可是他已经看见那个小狗了。我怕他又要象征着说什么，可是他已经说了：

“一个小狗死在这没有阳光的地方，你觉得可怜么？年老的叫化子不能寻食，死在阴沟里，或是黑暗的街道上；女人，孩子，就是年轻人失了业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愿意哭出来，但我不能因为人都说女人一哭就算了事，我不愿意了事。可是慢慢的我终于哭了！他说：“悄悄，你要哭么？这是平常的事，冻死，饿死，黑暗死，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把持住自己。渡我们的桥梁吧，小孩子！”

我怕着羞，把眼泪拭干了，但，终日我是心情寞寞。

过了些日子，十二个小狗之中又少了两个。但是剩下的这些更可爱了。会摇尾巴，会学着大狗叫，跑起来在院子就是一小群。有时门口来了生人，它们也跟着大狗跑去，并不咬，只是摇着尾巴，就像和生人要好似的，这或是小狗还不晓得它们的责任，还不晓得保护主人的财产。

天井中纳凉的软椅上，房东太太吸着烟。她开始说家常话了。结果又说到了小狗：

“这一大群什么用也没有，一个好看的也没有，过几天把它们远远地送到马路上去。秋天又要有一群，厌死人了！”

坐在软椅旁边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更倌。眼花着，有主意的嘴结结巴巴地说：

“明明……天，用麻……袋背送到大江去……”

小钰是个小孩子，她说：

“不用送大江，慢慢都会送出去。”

小狗满院跑跳。我最愿意看的是它们睡觉，多是一个压着一个脖子睡，小圆肚一个个的相挤着。是凡来了熟人的时候都是往外介绍，生得好看一点的抱走了几个。

其中有一个耳朵最大，肚子最圆的小黑狗，算是我的了。我们的朋友用小提篮带回去两个，剩下的只有一个小黑狗和一个小黄狗。老狗对它两个非常珍惜起来，争着给小狗去舐绒毛。这时候小狗在院子里已经不成群了。

我从街上回来，打开窗子。我读一本小说。那个小黄狗挠着窗纱，和我玩笑似的竖起身子来，挠了又挠。

我想：

“怎么几天没有见到小黑狗呢？”

我喊来了小钰。别的同院住的人都出来了，找遍全院，不见我的小黑狗。马路上也没有可爱的小黑狗，再也看不见它的大耳朵了！它忽然是失了踪！

又过三天，小黄狗也被人拿走。

没有妈妈的小钰向我说：

“大狗一听隔院的小狗叫，它就想起它的孩子。可是满院急寻，上楼顶去张望。最终一个都不见，它哽哽地叫呢！”

十三个小狗一个不见了！和两个月以前一样，大狗是孤独地睡在木台上。

平森的小脚，鸽子形的小脚，栖在床单上，他是睡了。我在写，我在想，玻璃窗上的三个苍蝇在飞……

3 小黑狗

2. (本篇署名悄吟，首刊于1933年8月13日长春《大同报》周刊《夜哨》第1期)

广告副手

—

地板上细碎的木屑、油罐、颜料罐子，不流通的空气的气味，刺人鼻孔，散散乱乱地混杂着。木匠穿着短袖的衬衫，摇着耳朵，胳膊上年老的筋肉，忙碌地突起，又忙碌地落下；头上流下的汗水直浸入他白色的胡子根端去。

另一个在大广告牌上涂抹着红颜料的青年，确定的不希望回答，拉起读小说的声音说：

“这就是大工厂啊！”

屋子的右半部不知是架什么机器哒哒的响。什么声音都给机器切断了。芹的叹息声听不见，老木匠咳嗽声也听不见，只是抖着他那年老快不中用的胳膊。

芹在大牌上涂了一块白色，现在她该用红色了。走到颜料罐子的堆里去寻，肩上披着两条发辫。

“这就是大工厂啊！”

“这就是大工厂啊！”

芹追紧这个反复的声音，望着那个青年正在涂抹的一片红色，她的骨肉被割得切痛，这片红色捉人心魂地在闪着震撼的光。

“努力抹着自己的血吧！”

她说的话别人没有听见，这却不是被机器切断的，只是她没说出口来。

站在墙壁一般宽大的广告牌前，消遣似的她细数着老木匠喘着呼吸的次数。但别一方面她却非消遣，实际的需要的想下去：

“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每月二十元。”

“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我不忍心呀！……二十元。”

“米袋子空了！蓓力每月的五元稿费，现在是提前取出来用掉了！”

“可是怎么办？二十元……二十元……二十元……”

她爽快地拉条短凳在坐着。脑壳里的二十元，就像一架压榨机一样，一发动起来，不管自己的血，人家的血，就一起地从她的笔尖滴落到大牌子上面。

那个青年蹲着在大牌子上画。老木匠面向窗口，运着他的老而快不中用的胳膊。三个昏黄的影子在墙上、在牌子上慌忙地摇晃。

外面广茫的夜在展开着。前楼提琴响着，钢琴也响着。女人的笑声，经过老木匠面向的窗口，声音就终止在这暗淡的灯光里了。木匠带着胡子，流着他快不中用的汗水。那个披着发辫的女人登上木凳在涂着血色。那个青年蹲在地板上也在涂着血色。琴声就像破锣似的，在他们听来，不尊贵，没有用。

“这就是大工厂啊！他妈妈的！”

这反复的话，隔一段时间又要反复一遍。好像一盘打字机似的，从那个青年的嘴里一字一字地跳出。

芹摇晃着影子，蓓力在她的心里走……

“他这回不会生气的吧？我是为着职业。”

“他一定会晓得我的。”

门扇打开，走进一个鼻子上架着眼镜，手里牵着文明杖，并且上唇生着黑鼻涕似的小胡。他进来了。另一个用手帕掩着嘴的女人，也走来了。旗袍的花边闪动了一下，站在门限。

“唔，我可受不了这种气味，快走吧！”

男人正在鉴赏着大牌子上面的颜色。他看着大牌子方才被芹弄脏了的红条痕。他的眼眉在眼镜上面皱着，他说：

“这种红色不太明显，不太好看。”

穿旗袍的女人早已挽起他的胳膊，不许再停留一刻。

“医生不是说过吗？你头痛都是常到广告室看广告被油气熏的。以后用不着来看，总之，画不好凭钱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到吗？画广告的不是和街上的乞丐一样多吗？”

门扇没给关上，开着，他们走了。他们渐去渐远的话声，渺茫的可以听到：

“……女人为什么要做这种行道？真是过于拙笨了，过于想不开了……”

那个青年摇着肩头把门关好，又摇动着肩头在说：“叫你鉴赏着我们的血吧！就快要渲染到你们的身上了……”

他说着，并且用手拍打自己的膝盖。

芹气得喘不上气来，在木凳上痴呆茫然地立着，手里红颜色的笔溜到地板上，颜料罐子倒倾着；在将画就的大牌子上，在她的棉袍上，爬着长条的红痕。

青年摇起昏黄的影子向着芹的方面：

“这可怎样办？四张大牌子明天就一起要。现在这张又弄上红色，方才进来的人就是这家影院的经理，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姨太太。”

芹的影子就像钉在大牌子上似的，一动不动。她在失神地想啊：这就是工厂啊！方才走进来的那个长小胡的男人不也和工厂主一样吧？别人，在黑暗里涂抹的血，他们却拿到光明的地方去鉴赏，玩味！

外面广茫的夜在流。前楼又是笑声拍掌声，带着刺般传来，突刺着芹的心。

广告室里机器响着，老木匠流着汗。

老木匠的汗为谁流呢？

1. 二

2. 房门大开着，碗和筷子散散乱乱地摊在炉台上，屋子充满黄昏的颜色。

3. 蓓力到报馆送稿子回来，一看着门扇，他脸就带上了惊疑的色彩，心不平静地在跳：

4. “腊月天还这样放空气吗？”

5. 他进屋摸索着火柴和蜡烛。他的手惊疑地在颤动，他心假装平静无事地跳。他嘴努力平静着在喊：

6. “你快出来，我知道你又是藏在门后了！”

7. “快出来！还等我去门后拉你吗？”

8. 脸上笑着，心里跳着，蜡油滴落了满手。他找过外屋门后没有，又到里屋门后：

9. “小东西，你快给我爬出来！”

10. 他手按住门后衣挂上的衣服，不是芹。他脸上为了不可遏止的惊疑而愤怒，而变白。

11. 他又带着希望寻过了床底，小厨房，最后他坐在床沿，无意识地揪着手上的蜡油，心里是这样地想：

12. “怎么她会带着病去画广告呢？”

13. 蜡油一片一片地落到膝盖上，在他心上翻腾起无数悲哀的波。

14. 他拿起帽子，一种悲哀而又勇敢的力量推着他走出房外，他的影子投向黑暗的夜里。

15. 门在开着，墙上摇颤着空虚寂寞的憧影，蜡烛自己站在桌子上燃烧。

16.

17.

18.

19. 三

帽子在手里拿着，耳朵冻得和红辣椒一般，跑到电影院了。太太和小姐们穿着镶边的袍子从他的眼前走过，像一块肮脏的肉，或是一个里面裹着什么龌龊东西的花包袱，无手无足地在一串串地滚。

21. 但，这是往日的情形，现在不然了。他恨得咬得牙齿作响，他想把这一串串的包袱肚子给踢裂。

22. 电影院里，拍手声和笑声，从门限射出来，蓓力手里摆着帽子，努力抑止脸上急愤的表情，用着似平和的声音说：

23. “广告室在什么地方？”

24. “有什么事？”

25. “今天来画广告的那个女人，我找她。广告室在什么地方？”

26. “画广告的人都走了，门关锁了！”

27. “不能够，你去看！”

28. “不信把钥匙给你去看。”

站在门旁那个人到里面，真的把钥匙拿给蓓力看了。钥匙是真的，蓓力到现在，把方才愤怒的方向转变了。方才的愤怒是因芹带着病画广告，怕累得病重；现在他的愤怒是转向什么方向去了呢？不用说，他心内冲着爱和忌妒两种不能混合的波浪。

30. 他走出影院的门来，帽子还是在手里拿着；有不可释的无端的线索向他抛着：

31. “为什么呢？她不在家，也不在这里？”

满天都是星，各个在闪耀，但没有一个和蓓力接近的，他的耳朵冻得硬了，他不感觉，又转向影院去，坐在大长椅上。电影院里扰嚷着嘈杂的烦声，来来去去高跟鞋子的脚，板直的男人裤腿，手杖，女人牵着的长毛狗。这一切，蓓力今天没有骂他们，只是专心地在等候。他想：

33. “芹或者到里面看电影去了？工作完了在这里看电影是很方便的。”

34. 里门开放了，走出来麻雀似的人群，吱吱的闹着骚音。蓓力站起来，眼睛花了一阵在寻找芹。

35. 芹在后院广告室里，遥远缥缈地听着这骚音了。蓓力却在前房里寻芹。

36. 门是开着，屋子里的蜡燃烧得不能再燃烧了，尽了。蓓力从影院回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是忘掉把蜡吹灭就走出去。

屋子给风吹得冰冷，就和一个冰窖似的。门虽是关好，门限那儿被风带进来的雪霜凛凛的仍在闪光。仅有的一支蜡烛烧尽了，蓓力只得在黑暗里摸索着想：

38. “一看着职业什么全忘了，开着门就跑了！”

冷气充满他的全身，充满全室，他耳朵冻得不知道痛，躬着腰，他倒在床间。屋子里黑黝黝的，月光从窗子透进来，但，只是一小条，没有多大帮助。蓓力用他僵硬的手掬着头发在想。

门口间被风带进来的雪的沙群，凛凛地闪着泪水般的光芒：“看到职业，什么全忘了！开着门就跑了！”“可是现在为什么她不在影院呢，到什么地方去了？除开职业之外，还有别的力量躲在背后吗？”

41. 他想到这里，猛然咒骂起自己来了：

“芹是带着病给人家画广告去，不都是为了我们没有饭吃吗？现在我倒是被别的力量扰乱了！男人为什么要生着这样出乎意外的怀疑心呢？”

43.

44.

45.

46. 四

蓓力的心软了，经过这场愤恨，他才知道芹的可爱，芹的伟大处。他又想到影院去寻芹，接她回来，伴随着她，倚着肩头，吻过她，从影院把她接回来。

48. 这不过是一刻的想象，事实上他没这么做。

他又接着烦恼下去，他不知道是爱芹还是恨芹。他手在捶着床，脚也在捶床。乱捶乱打，他心要给烦恼涨碎了，烦恼把一切压倒。

50. 落在门口间地板上的雪，像刀刃一样在闪着凛凛的光。

蓓力蓬着头发，眉梢直竖到伏在额前的发际，慌怔的影子从铁栏栅的大门投射出来，向着路南那个卖食物的小铺走去。

52.

53.

54.

55. 五

影院门又是闹着骚音，芹同别的人，同看电影的小姐少爷们，从同一个门口挤出来。她脸色也是红红的，别人香粉的气味也传染到她的身上。

- 她同别人走着一样畅快的步子，她在摇动肩头，谁也不知道她是给看电影的人画广告的女工。街旁没有衣食的老人，他知道凡是看电影的大概都是小姐或太太；所以他开始向着这个女工张着向小姐们索钱的手，摆着向小姐们索钱的姿势。手在颤动，板起脸上可怜的笑容，眼睛含着眼泪，嗓子哑，声音在抖颤。
57. 可怜的老人，只好再用他同样的声音，走向别一群太太、小姐，或绅士般装束的人们面前。
- 在老头子只看芹的脸红着，衣服发散着香气，他却不知道衣服的香味是别人传染过来的。脸红是在广告室里被油气和不流通的空气熏的。
59. 芹心跳，她一看高悬在街上共用的大钟快八点了。她怕蓓力在家又要生气，她慌忙地摇着身子走，她肚子不痛了，什么病也从她身上跑开了。
- 她又想蓓力不会生气的，她知道蓓力平时是十分爱她。她兴奋得有些多事起来。往日躲在楼顶的星星，现在都被她发现了：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但在星星的背后似乎埋着这样的意义：
- “这回总算不至于没有样子烧了。米袋子会涨起，我们的肚子也不用忧虑了。屋子可以烧得暖一点，脚也不至于再冻破下去，到月底取钱的时候，可以给蓓力买一件较厚的毛衣。腊月天只穿一件夹外套是不行呢！”
62. 她脚虽是冻短了，走路有些歪斜，但，这是往日的情形，现在她理由充足地在摇着肩头走。
64. 在铁栅栏的大门，蓓力和芹相遇了。蓓力的脸，没有表情，就像没看着芹似的，蓬着头发走向路南小铺去。
- 芹方才的理由到现在变成了不中用。她脸上也没有表情，跟住蓓力走进小铺去；蓓力从袖口取出玻璃杯来，放在柜台上，并且指着摆在格子上的大玻璃瓶。
65. 芹抢着他的手指说：
67. “你不要喝酒！”
68. 纯理智的这话没有一点感情。没有感情的话谁肯听呢？
69. 蓓力买了两毛钱酒，两支蜡烛。
70. 一进门，摸着黑，他把酒喝了一半；趁着蓓力点蜡的机会，芹把杯子举起，剩余的一半便吞下她的肚里去。
- 蓓力坐下，把酒杯高举，喝一口是空杯，他望着芹的脸笑了笑。因为酒，他脸变得通红；又因为出去，手拿着帽子，耳朵更红了。
72. 蓓力和芹隔着桌子坐着，蜡烛在桌上站立，一个影子落在东墙；一个影子落在西墙，两个影子相隔两处在摇动着。
73. 蓓力没有感情地笑着说：
74. “你看的是什么影片呀？”
75. 芹恐惶地睁大了眼睛，她的嗓子浸进眼泪去，哑哑地说：
76. “我什么都不能讲给你，你这话是根据什么来路呢？”
77. 蓓力还用着他同样的笑脸说：
78. “当我七点钟到影院去寻你，广告室的门都锁了！”
79. 芹的眼泪似乎充满了嗓子，又充满了眼眶，用她哑哑的声音解辩：
80. “我什么时候看的电影？你想我能把你留家，自己坐在那里看电影吗？我是一直画到现在呀！”
81. 蓓力平时爱芹的心现在没有了。他不管芹的声音哑哑，仍在追根，并且确定的用手作着绝对的手势说：
82. “你还有什么可说？锁门的钥匙都拿给我看了！”
83. 芹的理由没有用了，急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摇着头，瞪着眼，脸色急得发青，酒力冲上来，脸色发着红。
- 蓓力还像有话要说似的，但是他肚子上的酒，像要起火似的烧着，酒的力量叫他把衣服脱得一件不留，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一会，他又把衣裳、裤子、袜子一件一件地摊在地板上，最后他坐在衣服上，用被风带进来的霜雪擦着
84. 他中了酒通红的脚，嘴在唱着说：
85. “真凉快呀，我爱的芹呀，你不来洗个澡吗？”
86. 他躺在地板上了，手捉抓着前胸，嘴里在唱，同时作呕。
87. 他又歪斜地站起，把屋门打开，立时又关上了。他嚷着中国人送灶王爷的声调：
88. “灶王爷开着门上西天！”
- 他看看芹也躺在地板上了，在下意识里他爱着芹，把他摊在地板上的衣服，都掀起来给芹盖好。他用手把芹的眼睛张
89. 开说：
90. “小妹妹，你睁开眼睛看看，把我的衣服脱得一件不留给你盖上，怕你着凉，你还去画广告吗？”
91. 芹舌头短了，不能说话了。
- 蓓力反复地问她，她不能说话，蓓力持着酒气，孩子般地恼了。把衣裳又一件一件地从芹身上取下来，重铺到地板上，和方才一样，用霜雪洗着脚，蜡烛昏黄的影子，和醉了酒的人一致地摇晃。夜深寂静的声音在飘荡着。蓓力被酒醉得
92. 用下意识在唱：
93. “看着职业，开着门就跑了！”
94. “连我也不要了！”